

明朝典彙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二
〇
五
一
〇
三
四
六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九
二
〇
五
一
〇
三
四
六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18)	
函號	294	39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輔臣考

淺草文庫

嘉靖十年召吏部尚書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次年五

月至京加少保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鑿齋勅召還

吏部鑿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上復傳旨遣

官趣獻夫來朕將別用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

灣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聞六月致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卒遷字

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人由修撰入

內閣孝宗大漸入受顧命武宗即位逆瑾專政不

得其職乞致仕去瑾指遷為奸黨矯上旨榜示天下

尋削官奪誥命瑾誅復官嘉靖初復入閣年已八十餘
尋乞歸卒贈太傅謚文正遷器宇豐厚丰紳秀朗忠誠
端慤始終不渝其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可垂不朽
上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慎
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爲之前
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
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
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
體此則不可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

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禪交修俟朕性志
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

七月行人司正薛侃上言 祖宗分封宗室畱親王一人
在京司香俗呼爲守城王有事或爲居守或代行禮列
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異遂并出封乞查復
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選端人
正士爲之輔導他日 東宮生長其爲輔王亦不可缺
如有一次皇子乃出封大國 上曰侃狂妄瀆奏大係
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
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

一一據實以聞侃與太常卿彭澤少詹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張孚敬孚敬以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驩張桂孚敬遂與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一日出示澤澤懷曰謂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張少傳喜公疏其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日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於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跡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侃猶豫欲止澤數趣之疏入上深怒命官訊侃備受拷掠言已所自爲無主者旣累日詞不具澤

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所自具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傳則然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鋌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鋌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令回避孚敬怒應奎等卽上疏言狀上併下言應奎汴於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同司禮監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鞠於廷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言引夏言歐陽德皆誣實澤附輔臣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本猖狂心猶險詐搖惑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力詆彭澤之造讒汪鋌之黨惡上乃釋言出孚敬密疏二示羣臣斥其

伎罔於是御史譚績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孚敬鉉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用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安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質非有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譎詭之行往往構禍搬鬪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伴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罪犯深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克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大禮朕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

悛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以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涉爭忿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并令拿問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爾在朝大小官員宜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王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

永有譽焉巴兵部擬彭澤戍福建薛侃納贖爲民給事中張潤身等言澤廣東人與福建相鄰不宜以附近爲邊遠因劾尚書王時中與孚敬有私疏下法司議澤改編山西詔從之

御史張寅論張孚敬自去京至常州止二十日若孟子所稱小丈夫去則窮日之力且其讒邪蠹政上千天和下失人心如薛侃之謀孚敬實預爲之陛下用其言則納交於王府不用其言則嫁禍於夏言其奸險類此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臣猶以爲不足懲後宜追奪所賜御札誥命銀圖書毀其堂樓書院徐議其罪而明正

其法又言汪鋐陰賊險狠卑汙苟賤陸贄所謂諂諛顧望畏愞三弊鋐兼有之亟宜黜上曰孚敬去位輔臣鋐總憲重職已屢有旨矣張寅肆意劾奏明是挾私報復姑從輕降級調外任尋謫判高唐州

八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卒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者薦補武康稍遷南刑部主事以議大禮陞翰林學士入閣至是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精悍狷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旣受知遇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踈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

異議相得甚驩而萼與璉尤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
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輿爲尚寶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十一年二月勅召張孚敬復任辦事又以勅促之曰朕聞
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以赤誠輔朕亦以腹心是託不

意一時被惑自陷於過舉朕不敢私特令卿致仕以避
人言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人

誰無過矧臣子於君父義法具在茲以萬機事重輔替
乏人朕弗類必得卿始終以佐之而後可今遣行人周
文燭賫勅往趣文燭至日卿卽兼程星夜而來急復任

事庶慰我 聖母至懷以副朕思托之至如忘而疑之
非事君之道卿宜蚤來以匡朕治以符信備驗佇候卿
來故茲催勅卿其承之慎勿自負

七月詔方獻夫兼領吏部事

八月給事中魏良弼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
入井姦臣在側張孚敬竊弄威權驕恣專橫妖星示異
實惟所召乞亟罷免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據
良弼薦京營材官事謂良弼以宿怨故構之 上怒杖
良弼於闕廷死而復蘇仍削籍

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媚嫉愈甚頃 上諭以舉

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諸臣亦欲以危機中之曰曲法媚人藉令其術得行聖心稍惑諸臣尚能一日安其位乎且謂天子之權不可不移是矣然稟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有臣如此所以上干天和下拂人情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回也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張孚敬屢疏詞意朝廷豈不識所謂以國家待輔臣當如此耳孚敬令自陳狀遂准致仕去李時爲孚敬請夫役月餼勅書諸恩典皆不許復疏令得馳傳歸從之

張孚敬家居上表問安并賀冊嬪遣錦衣衛劉昂往視勅曰卿朕所倚毗以疾辭歸問賀具見忠愛特遣劉昂視如愈便來京副朕望不則調攝以慰朕懷又以勅付昂曰曹王二氏有喜已冊封并封李王二嬪又季春謁陵夏初命工修飭朕自作幽宮於祖宗常御之地建一平臺往金山拜 皇祖妣拜叔 景皇二陵奉 聖母回京使昂來視如未愈不煩見小可星夜急來以副朕望十二年正月遣鴻臚少卿陳璋召張孚敬復任賜之勅四月至京

十一月翟鑾以憂去先是 上賜鑾銀圖書二一曰清謹

學士一曰繩愆輔德至是奏進

十三年正月進張孚敬少師命有司作寶綸樓

加方獻夫李時少保

四月方獻夫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三月張孚敬在閣日久痰暈屢作連疏乞歸上

留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上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

內使賚賜之孚敬領藥奏謝益稱疾篤上不得已乃

許致仕遣行人賚勅送還月給輿廩命有司以時存問

四月復召費宏入閣七月至京上遣中官賚手勅賜之

宏跪謝言臣數年棲息畎畝頗懷願獻之思此後當日

有所陳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

是然後可凡事卿當獻正閉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十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於官贈太保

謚文憲宏字子克鉛山人生而秀異舉成化丁未進士

第一人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羣盜克

斥以次削平宸濠以計傾焉宏遂去上卽位首召宏

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

之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

旨何卒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

十三入政府以功名終云

十五年九月加李時少傅謹身殿以監修寶訓實錄成也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机務
進李時華蓋殿

十六年五月上以內閣規制未備命太監高忠率官匠
詣閣相計修造事宜乃與李時夏言等議以文淵閣之
中一間共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
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
西制勅房南面隙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於是
閣制視前稱完美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 陛下總攬朝綱政自己出宜無
所謂權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內閣之臣止
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朝廷大政舉出其手頃吏
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
已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
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臣願陛下明示中外以二臣
黜陟之故其或出自閣臣密奏亦宜宣布在廷仍諭吏
部以後進用人材務秉公正毋受當事指使俾天下曉
然知威福自朝廷俾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
弄於左右鶴鳴亦上章自理俱下吏部戒諭之
十七年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張汝員言張孚敬痿痺昏耗

無復知識其從子郡志窮荒度謀肆吞噬流毒一郡積
害十年乞下法司按覈以彰國典孚敬亦疏許汝員不
職狀汝員復言羣奸畏罪假托大臣汚蔑憲職仍乞下
法司從公勘覈俱下院議事遂寢

八月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少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於官贈太
傅謚文康時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自入相屢
召見平臺西室命坐講書議廟制禮儀及觀祭器以恪
慎稱上意以謙和得士心雖無大匡弼而論議常在
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十八年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武英殿

二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字茂

恭浙江永嘉人初名璉字兼用今名字上所賜也正

德庚辰舉於禮部明年辛巳上登極賜進士以議大

禮爲衆不悅授南刑部主事尋與席書桂萼輩同被召

至京與衆廷辯竟定大禮陞翰林學士歷少師以病致

仕上手詔趨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強起之

至金華疾又作乃止至是卒贈太師謚文忠孚敬深於

禮學奏對雋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旣以

是受 上知眷驟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得重譴
及奉詔勘鞫大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
得罪者亾慮數十人以是縉紳嫉之如讐然其剛明峻
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
而一時風化肅清積弊頓改在內閣自以受 上特知
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卽同事諸臣多不與聞於是清勳
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稱治
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詞益剴切不撓 上
察其誠久久滋重信之常以少師羅山呼之而不名其
卒禮官以易名請 上親按古謚以能危身奉上特命

謚之曰忠其眷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第果於自是恩
怨大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
迄無若孚敬云 故師之類不火毀其廟 故師之類不火毀其廟
先是孚敬奉旨建敬一亭寶綸樓前建廟闕亭皆以廢
寺爲之凡遇興造輒役民夫衆頗怨望嘗以他事與推
官李夢祥迂巡按張汝員至復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
夢祥爲之乃奏汝員爲夢祥報讐受賄不法汝員坐回
籍 上命清理鹽法都御史王臣同浙福二司會勘未
幾孚敬卒其妻潘氏奏辯之於是都察院覆汝員事非
實其所佃廢寺田宅令本主以原值贖之不能則復歸

張氏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
孤至意得旨如擬自後宗黨人等不許乘機構害

五月今夏言致仕尋召還初上命言選宮僚以論劾報

寢上幸大峪山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上責

言曰爾職何事此時方呈勅草耶及隨駕承天言有密

奏不用原賜印記又命錄原進文字句餘未上上責

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上大怒曰言自微官朕命

孚敬示令建贊郊祀之儀不次進官其所倚任皆胡

恩眷自當益勵公勤盡忠事主乃每每怠慢不恭

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密疏既不遵式却借封皮以

情既不遵奉原賜印記并歷年諭帖可卽進繳御

無稿其數尚可查無得隱匿取罪宜痛自省改以供

業言復自陳言臣一介凡庸遭逢聖明郊祀之儀雖小

有論贊實首發淵衷成以睿斷臣實何知何能遂蒙

擢臣非木石敢不思感恩圖報昨扈從南巡偶以疾昏

迷時典禮方殷勉強赴閣供事至於錄進舊文併撰居

守勅稿既失稽遲而密疏之陳又屢違欽式不意聖

優弘勉之省改使得自新復欽奉聖諭令以原賜印記

并歷年諭帖進繳臣惟印記之文乃特賜嘉獎聖諭諸

帖皆親洒宸翰已編御集當傳萬世惟是臣之家藏實

臣遭際之榮為子孫百世之寶今一旦追取臣忍舍之
 乞重加矜念仍以賜臣或別加爵治則臣死且不朽
 上曰言既寶君命手澤可見其實有旨追取數日不繳
 必有殘壞禮部其亟取以進姑念昔日贊議郊典革其
 勳階少師官職以少保兼尚書學士致仕言乃檢手勅
 諭帖九年至十八年共四百餘道印記一顆具疏上之
 上諭吏部閣臣夏言初出朕簡用首因奉示建贊北郊
 茲典至大言知之真正克贊成之朕嘗曰昔予敬為綱
 常立論正吾父子之名言不忌禍患能贊吾復皇祖
 初禮二臣於我有助不意言以傲慢之資超進丞弼之

任身居是位猶不警勵昨已令去之然朕復念言建助
 大儀力贊陵議其復少傅還閣辦事贊終喪禮宜省思
 盡忠未可怨尤君上也即日任事初言既罷政將行詣
 闕辭上遣司禮止之命還家候旨隨降是諭言即進
 閣疏謝上曰覽卿已赴閣朕知悅已卿宜益勵初忠
 盡心輔政事秉公持正不惟副朕任亦免眾忿也卿其
 思之復疏謝且言自處不敢後於他人一志孤立為眾
 所忌上覽之不悅隨詰責之并硃塗疏中洗改字數
 處言乃惶恐引罪得旨報聞

十九年正月以兵部尚書行邊使翟鑾為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一月加太保

十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廷對第一爲人性樂易無町畦畱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贈太保謚文康

二十年八月夏言久以疾在告會 慈壽皇太后崩 上

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被旨切責令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假還鄉治疾 上怒曰言初以言職朕命乎敬傳示令上言郊禮自是異擢崇遷眷出羣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方廟災修省之初 皇伯母大壻之際邊圉未靖正屬

主憂之時乃罔思體念居出任 病已將平敢於求逸大負倚注本當逮問第念徃勞 落職令致仕去言因邊警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鬪繫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於他嫌非所當避臣何敢忘 皇上眷遇之殊恩而默默以去也 上曰夏言既有忠謀如何堅於自愛負朕恩耶本宜究治姑念昔勞宥之既而言入詣迎和門辭賜酒饌無逸殿仍令還私宅調理以俟後命至九月復命以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二十一年三月夏言以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銀五十

兩彩段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五桌羊三隻酒三十
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健賜勅宴例上請奉
旨言輔導朕躬歷官九載懋輸忠藎久著賢勞朕心嘉
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悉如舊賜
勅獎諭仍賜宴禮部給與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
言疏辭不允禮部以待宴官員請上命六部尚書侍
郎都察院都御史待

六月言上手諭都察院曰近日人事愆違天垂仁愛雨後
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
居之故曰燮理調和之職也朕承皇天保命以神王

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爲止是以蚤朝
始不一年然君逸臣勞務本抑末失小顧大先賢言之
朕雖失此蚤以臨門祀多命攝愛此身命是父母遺我
者崇禮帝神加志天下不曾色荒聲迷於不省人事
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賴爲人君之職所當懼
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
知東宮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爲東宮夫廢母后備制
以奉子朕必不爲言前稱朕意爲正駁郭勛之非今何
以用勛言若今謂忠正前亦忠正前謂爲非則今亦爲
非也蓋嫉人賢已欲美皆已出亦無歸美君上之意是

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遷於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以不顧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織如何自擬君旨謂不必用勅言官繫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待報復吁是爲人乎又凡工所例有內官監官昨撰大享殿興工何無高忠勅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已疑其與彼同計矣今果通泄朕言不具勅稿果無例耶昨又聞乘轎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履帛鞋以便跪起彼謂時人正瞪目而視我不可夫無賜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蚤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

重事徑自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具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片䟽糾發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竈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卿具布此論俾中外知之

七月夏言上䟽臣積罪稔戾上千宸怒無地自容旬日閉門席藁待罪今月十六日伏蒙皇上口宣召臣入拜皇考諱辰御几仍直候內苑恭俟禮成仰戴聖慈通天之罪曲垂寬赦感激天恩叩頭流血非臣齷齪所能論報也但臣輔導無狀久玷揆席加以衰年無子憂患傷心百病交侵四肢骨立伏望皇上憫臣衰殘哀臣孤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輶臣考
若放歸田里苟延餘齡則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疏入雷
中八日始下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乎敬命上疏論
郊禮漸階寵用出羣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敬懼
面諛退誹深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蝕太重正坐
下懷欺上之咎合革職閑住已乃降勅諭禮部曰今日
仰我天眷本朕不才累及太陽正坐臣子欺逼君父外
陰侵犯內陽之咎夫太子者有臣道焉豈可居母位以
匹天子是一失決當退居本位夏言以臣欺凌君上作
威作福不下郭勛之罪但五六人累年供事內苑贊成
左右獨因此切軫朕心故特免死去之用仰承天戒是

二失中華陽外夷陰今夷犯華若蹈荒原可見此時臣
工通不愛民如身視國如家是三失若是三咎厥災甚
大伏荷皇天降示朕丕感弗勝卽於明日爲始修省三
日初五日躬祇告於玄極寶殿內外大小百官宜各洗
潔乃心修舉乃職目卽戎務爲惡司其事者宜盡心圖
濟用保吾民禮部刊刻頒布天心敬哉御史喬佑等給
事中沈良才等各上疏論劾言負恩誤國法當罷黜仍
將臣等并黜以爲言官不職之戒得旨 祖宗設科道
官爲朝廷耳目比來諸臣結合欺罔不思盡職但歸惡
於上謂言出禍隨人君不明耳喬佑等爲甚沈良才等

部院從公考選分別去畱以聞於是吏部尚書許讚等
會同右都御史毛伯溫等將各官叅論素履分別等第
上請得旨喬佑等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
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
仍懷觀望姦諂誤國本當重究姑依擬喬佑錢應楊楊
俱并高時降一級調邊方用何允魁張蘖白賁朱篋黎
循與焦璉李泰余爨龍遂對職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
員姑畱用各奪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用未久
奪俸兩月初擬高時對品調外任特旨令降級
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沮且擠

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遂見擯斥云

九月進翟鑾少傳謹身殿

以禮部尚書嚴嵩為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仍掌
部事免其奏事承旨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童漢臣等劾
奏嵩貪污姦諂屢經論劾一旦首膺簡命恐失天下仰
望之心嵩自陳乞休不允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燁等亦劾嵩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
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竟頑
狡猾同惡相扶在部時封拜掄揀關通苞苴動以千百
計矧握國柄何所不至御史陳詔等亦劾嵩比昵匪人

貪黷貨賄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矚今以機衡之重界
之必不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時言官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論劾嵩不已御史謝瑜言
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百有四十年其至治可名在
四罪而天下咸服今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爲聖世四
凶 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而張瓚嚴嵩二凶尚存
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疏乞罷 上勉留之
嵩復言臣蒙 陛下勉留感激流涕莫知爲處雖聖斷
不疑而豺虎爲羣何非聖明委曲保全臣闔門不知死
所夫豺獺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於求去顧臣之

心跡雖自信無愧而言者或聽喉使或修舊怨日復一
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塞詆
誣之口 上曰卿安心供事再有瀆擾者重治不宥

二十二年嵩旣入閣卽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
及陳乞俱關白嵩嵩許諾然後敢上聞於是副封苞苴
皆爭轆其門外翟鑾以位望仍欲先嵩而龔孤且輒不
能奔走其羣競第以其階軋嵩嵩亦銜之二相於是不
相能矣先是陝西巡撫賈啟與總兵周尚文不相能勅
解不悛御史張光祖劾之奪尚文官謫啟別用總制侍
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與總兵張鳳周尚文復不相

能廷瑞奏聞上俱切責之至是嵩鑾構隙給事中周
 怡言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生於人大臣有動
 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陛下日事禱祀而水旱
 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克歲蠲租賦而百姓未
 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鑾嵩憑藉寵靈市恩
 修怨聞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陛下各私陳背詆是
 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大
 臣不和則儉邪乘間黨比媒孽非國之福今邊徼方急
 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乙
 否其不愆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陛下戒輔臣無修

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忽黜陟戒樞臣毋辱將
 佐以離士心戒將佐毋緣小郤以敗大謀陛下更優
 容言官博采羣策則大臣自爾公忠羣后胥讓而百姓
 太和矣上曰怡言羣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
 其心主訕上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
 天禮神多荷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
 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
 也諸臣不和不即時奏劾至今方言其輸心復奏以聞
 骨覆奏上詔杖之闕下下詔獄如楊爵例錮繫之
 二十三年九月翟鑾為二子登第論罷以少保吏部尚書



許讚為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為東閣大學士
進嚴嵩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一十四年五月福建巡按御史何惟柏論劾嚴嵩姦邪宜
罷嵩具疏自辯言臣心事有 皇上知之而臣下不及
知有在廷臣僚知之而遠方不及知者 皇上聞盛端
明通曉藥石親發玉音詢其姓名而維柏謂臣力薦之
顧可學以秋石方書進有旨令其暫住臣家曾命之別
館居住而維柏謂臣納奏之至論廟制大典以 皇考
孝宗同為一室不若從同堂初制之為安則臣之奏議
也而郭希顏則欲立廟與臣言矛盾乃謂臣陰主之乞

將臣罷斥可學放還希顏逮問庶羣疑可釋 上曰維

柏雖曰劾卿實奸欺巧詐以伺覘朕意豈可中彼之計

令錦衣衛官校捕械來京問卿宜益盡忠亦勿得自負

六月少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

簡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器宇凝重輔 武

廟奉勅居守憂勤備至受遺詔迎 上入繼大統歷事

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歸家居二十載始終一節

七月加許讚少傅張璧太子太保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張璧卒璧字崇象石首
人正德辛未進士性醇實周慎鄉行甚篤侍 上講幄



最久多所裨益而輔政不逾數月故勳猷無聞焉贈少保謚文簡

九月詔起夏言於家

十月許讚屢疏乞休上不悅尋具疏引罪上曰爾文臣之首簡用非衆人所同乃忘君愛身如此且朕不視朝爾等既放逸自如又欲求去忘家忘身之心何在茲因傳示假以罪請豈大臣之道令革職閑住

十二月夏言至復加嚴嵩少師

二十五年八月先是夏言以從一品九載秩滿詔陞俸一級及起用賜復原職仍關領如故至是有旨加賜正一

品俸言疏謝并言前次所支者一時冒昧當計數扣除

還官 上口復職有常俸此戶部媚卿非卿取之朕今

復加似涉虛恩更令兼支學士俸奪戶部堂上官俸四

月該司一年

二十六年八月致仕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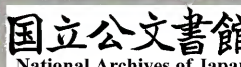
卒詠字鳴和臨潁人弘治丙辰進士詠性耿介在翰林

惟扃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在內閣端嚴持大體然數

抑貴倖落落不苟合居鄉二十年以醇厚聞贈太傅謚

文靖

十月嚴嵩一品九年滿進華蓋殿



二十七年正月夏言復用嚴嵩忌之又以元臣抑嵩嵩亦
 銜之於是二相大不相能言廉知嵩子世蕃通受苞苴
 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峻削欲以上聞嵩懼挈世蕃詣
 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賄閹人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
 跪泣謝言謂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
 錦衣都督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見嵩與言
 有隙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獵言首相位乃因山崩分
 馳之異疏陳缺失因言總督侍郎曾銑開邊啟釁禍不
 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言累
 疏力辯 上不聽命廷臣集議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

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
 之况復套大計乃輕信曾銑之謬擬旨必行任意徇情
 罪不容逭 上怒令奪言師傅官以禮部尚書致仕詳前
 四月詔逮夏言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下鎮撫司拷訊
 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讐家一旦卒然
 死於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一見天日灑血 上
 前即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讐未嘗執以為非
 既而 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讐疏已至此明係在
 京大臣偽撰藉讐口以陷臣中間摺據臣妻父蘇綱與
 銑交通往來狀皆重文巧詆茫無証據今天威在上讐

口在旁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上方怒而不省旣而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上謂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奪堅等俸讓之曰爾等任意執法豈不知恩威當出自上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爲腹心言則視君爲何物方銑疏上時旣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止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得見蘇綱爲辭爾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七月詔編管夏言妻蘇氏於遠州蘇氏請代言死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大倫昔緹縈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瞑目九泉也上曰蘇氏係流放之人安得代死命原籍巡按官卽行遣發勿得畏縱

十月殺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豪邁有俊才縱橫辯博初在諫

垣以言事受上知比贊更郊禮遂荷特眷上性聰
 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旨方張孚敬用事時人無敢
 牴牾者言故每事與之囂競上以為不黨因厚遇之
 竟至大用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
 由無所忌憚上寢不能堪稍以旨裁之言不為慎久
 之上益厭屢加叱諍麾斥來去無復待輔臣禮言亦
 不以為恥末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恩怨人皆側目而視
 反為嵩所誣搆或謂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
 事上遂決意誅之天下益以此惡嵩云

原任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讚卒讚字廷美河

南靈寶人吏部尚書進子也弘治丙辰進士授大名推
 官徵為御史尋以大臣子引避改編修時逆瑾擅權銜
 其父進不附已矯詔調讚臨淄知縣瑾誅陞浙江僉事
 歷吏部尚書尋入閣以引疾乞休忤旨落職至是卒讚
 有治才以名臣子練習國家典故在刑部屢上刑法議
 析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嘗自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
 拜命之日逡巡退避不獲已始就職然柔與無大臣節
 居銓司依違權幸間不能自持至為司屬所制末年頗
 以賄聞潰其家聲云後以子陳情贈少師謚文簡

二十八年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祭酒李本爲少詹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二十九年八月加張治太子太保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
閣

嚴嵩加上柱國嵩言臣伏蒙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疑懼
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爲開國勛臣第一亦止
爲左柱國累朝曠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當力讓者
唐太宗藩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
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大功特拜斯職郭子儀固讓不
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

爲國典以昭臣節 上曰卿敬出心腑准辭其以卿子
世蕃爲太常寺卿

時 上以虜患諭羣臣令人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因
言外攘在修內治內修在正本源今嵩位極人臣職司
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爲勛貴之結納外爲羣小
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
虜患其來有漸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猶謬引佳兵不
祥之說以謾清問貪饕如故恬不畏明縱子世蕃受奪
職總兵李鳳鳴二千金起補薊州受昏億總兵郭琮三
千金以爲督運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千餘金王府科



吏盛克相三百金罔利之密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
 貪也自九月以來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騎車四十乘
 潞河樓船十有二艘稠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
 路兼以世蕃狡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涉於疑畏者
 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
 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
 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悍警敏揣摩
 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
 足以結人權而緘人口故凡諸臣論嵩者嵩雖不能顯
 禍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核

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
 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禍
 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之語竊惟大本大端不
 必遠求惟但罷嵩父子 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
 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
 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留之嵩疏謝仍放其
 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令蕃隨任侍親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卒治字文邦茶
 陵州人正德庚辰舉禮部第一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入閣居年餘遂病猶強起直尋
加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文隱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
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
供玄換治殊不自得遂悒悒病及卒上頗不悅詔加
以中謚隆慶改元更謚文毅萬曆初改謚文肅
十二月嚴嵩一品十二年滿考上賜勅獎諭賜宴禮部
賜應得誥命嵩辭以邊境未寧聖主憂勤臣子不當宴
會上嘉其忠許辭宴仍賜折宴銀四十兩彩段四表
裏

二十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嚴嵩十大罪納將官之

賄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攬
吏部之權姦贓狼籍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
之常例書使絡繹其間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
道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
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
貨騷動道路八也爲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
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
爲官保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
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因賄而得官旣因官而納賄
遂使遠近習以成風不顧廉恥盜賊多起乞勅下廷臣



將此三人者詳議誅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劔而起爭效死以除虜患矣得旨鍊先以作縣壞事被調卽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之編管保安州爲民

十一月以平朶顏哈舟兒陳通功以嚴嵩官階已極廢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進尚書

三十一年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仍理部事

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劾奏嚴嵩久叨國柄位極人臣憑

藉寵靈擅作威福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巧圖欺天罔人卽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惡恣蘇張之辯不足以狀其奸臣所言者特其梗槩耳考功郎中萬安嵩私人也宗茂并論案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 上怒其恣肆妄言誣詆輔臣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曰臣先因諫阻馬市下獄逆鸞威囑問官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思所以捨死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胡虜爲急內賊惟嚴嵩爲最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以請誅賊嵩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知事權出於嵩畏懼奉承而已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人非我親故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借朝廷之威恩行自己之愛惡竊 皇上之大權二太罪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善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上固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刊行爲書名曰嘉靖䟽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 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有建言設立丞相者罪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面稟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意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機宜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節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賞罰功罪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奸比黨譎張爲患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

冊部其後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始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効忠鵠皆世蕃養乳臭子也而假報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圭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柄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蕃亦藉以陞陰嵩

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
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
有疑鸞之心恐其貽累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是勾引虜者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
世蕃也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
經時兵法擊其惰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
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逮
治汝夔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是嵩以不戰誤國
而又以死給汝夔也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郎中徐

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考察京官
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畱用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已降
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專
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統於嵩矣而吏
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官之陞遷
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
主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
削乎軍士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利歸
一人毒遍天下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

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
貪污率下通賄愍勤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踈拙
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
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
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壞天下之風
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
而若不知者何哉蓋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
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
心無恠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
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故先用重賄結納於 皇上之一言一動無
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
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
謀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
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
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
故嵩得展轉捩飾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
奸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
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是 皇上之

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奸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又可懼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蚤爲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皆嵩腹心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惟而大學士徐階荷皇上之知遇宜陰詆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不謂之負也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德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召二王問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令其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朝臣考下
四十一

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皇上之勇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平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 上怒謂其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賣奏且本內引二王爲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官以疏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杖之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

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送刑部繼盛劄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菹盃手

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遂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云

嚴嵩以楊繼盛論劾具奏待罪 上賜手勅眷畱嵩復疏謝 上曰覽卿陳謝已悉但求去未可羣邪黨比明說逆賊勾虜其本在卿蓋指卿贊直玄修不力沮朕顯然可見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大不

同人臣何如諫沮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是墮邪孽之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何可去耶
三月巡按雲南御史趙錦言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怕寵擅作威福真若影響之不謬項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今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於己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懾息天下之事未聞於朝廷先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

求之賂輻輳於其室如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必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扣剋軍糧行賂嵩所賂入則願指揮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覩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知冤抑而莫能伸理至於宗藩勛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中外臣僚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珍奇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其他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

於前而廉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為予奪悉由宸斷題覆則在諸司閣臣不過稟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稟擬莫非自任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迹於天誅而高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踈淺其惡易見高柔佞而奸深其惡難知高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人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且以厚賂結上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嵩之術誠巧矣以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嵩人屢言而不疑者豈誠以嵩為賢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自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高蚤賜罷黜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紀綱振肅醜虜
 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疏入高待罪乞罷 上溫旨慰
 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趙錦此疏可疑且明謗君上情
 罪欺天令錦衣衛急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鵠前職無
 有違碍昨慰高情非可為令邪長正沮可乎其仍照前
 行令鴻臚寺官諭高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械至下詔
 獄杖四十擬贖徒降褫職用特旨黜為民

三十三年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李本太子太保
 文淵閣

三十五年二月以李本攝吏部考察

二月加李本少保武英殿

六月嚴嵩一品九年再滿上疏辭位且言國家考課舊典
 羣臣歷俸九年者例不引奏復職况臣忝居廷臣之首
 再歷九載無尺寸之功以年以例俱當引避 上賜勅
 獎諭慰留之

十一月 上勅元輔高年逾七袞賜免廷賀惟入直西苑
 仍賜肩輿先是賜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三十六年七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太子太傅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論
 劾嚴嵩時來疏曰嵩輔政已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

手又私其子世蕃入直爲之票擬章奏納賄招權凡邊臣直橐先入世蕃後達嵩所遠則起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近則楊順吳嘉會皆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官帑以實奸竇明主在上已洞見一二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登御史萬民英亦屢及之矣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以爲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謀國之無入所謂去惡務本塞水從源何暇治穿窬之盜攻標本之疾狎疏曰臣竊觀國家有三大政皆嚴嵩父子壞之督撫將帥始進不擇其才行賞不論其功修邊築堡不覈其實但金多而賂

厚者或指敗爲功或以人爲遁而國家備邊之政壞矣戶部錢糧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父子及其家奴永年卽永年之富已至數十萬此皆各省水陸之所供貧軍衣糈之所賴日攫月攘安得不窮而國家理財之政壞矣嵩旣以虎狼之威得世蕃爲爪距取朝廷名器爲已騙局故一時無恥之徒如蠅集腐如蛆嘍穢有以三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病狂而祖宗二百年來所培養忠臣節士之氣又嵩父子壞盡矣欺天欺君神怨人怨天下之士雖復懷忠憤激深圖社稷之

憂者而外則窘於才辯之不及內則怵於機械之中傷
自非九重英斷蚤除此二蠹則雖有韓白仗鉞桑孔持
籌亦不能爲也傳策疏曰臣切痛陛下發帑金以濟
邊而邊餉日虛設科目以養士而士氣日靡夫天地生
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臣
不知安所在乎陛下試驗之嚴嵩家當有富於內藏
者吏兵二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故俗呼
文選郎中萬家爲文管家職方郎中方祥爲武管家採
木侍郎劉伯躍提督尚書趙文華所侵官銀以鉅萬萬
皆航浮卒輓歲時浸潤天下藩臬諸司相與則而效之

驛遞爲之騷動公私爲之耗竭以致主憂於上民怨於
下陛下何愛一嵩父子不以快天下之憤增三軍之
氣乎時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意忌之時來與紳皆階
門生傳策與階同鄉而時來又先任松江推官嵩乃大
疑階密奏三臣同日構陷必有人使之且時來已遣使
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得旨邊臣不忠欺君誤國
已處治已時來原非真忠爲主本譏懷怨朕躬事玄息
政故先言一二遠臣次及首輔此必有主使同計者又
日久奉使不行輒以亡命自待假此沽名錦衣衛其逮
送鎮撫司嚴行訊鞫同紳與傳策各追究主使之人以

聞已而三臣逮對詔獄百方掠訊備極楚毒竟不言主使者曰此高廟神靈教臣如此言耳鎮撫司乃以狎博策相爲主使併時來俱以誣罔成獄讞上刑部尚書鄭曉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捏幫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克軍奉旨各犯都發烟瘴衛所克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惡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治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例克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云

三十八年正月以嚴嵩年八十詔苑直出入乘肩輿歲支伯爵賜銀百兩彩幣八表裏及寶鈔羊酒仍宴於禮部先是徐階等言嵩年八十本朝內閣之臣實未嘗有請加優禮禮部亦以爲言上批答曰嵩年高佐朕愈盡忠勤贊事上玄竭赤匪懈宜加恩獎命所司奉行嵩疏辭伯祿部宴上復溫詔答之聽辭舊支二俸及宴仍給宴資銀五十兩既而戶部請如尚書靖遠伯王驥例歲給高祿米千二百石本色八百石於太倉銀庫關支折色四百石於京庫關支鈔貫詔可

五月徐階改兼吏部尚書

十一月復故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職初鑾被論削籍尋卒至是其子汝忠援例陳乞吏部覆請量復原官念其直贊効勞特允之鑾字仲鳴諸城人錦衣籍弘治乙丑進士

三十九年二月進李本少傅

四十年閏五月嚴嵩妻歐陽氏卒。上諭閣臣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卹典後不爲例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旋者乃以情告。上設爲兩難辭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

在側。上乃特畱侍養令不必守制令孫鵠護喪歸嵩。疏謝言世蕃例不敢任官支俸報聞。

六月給事中梁夢龍等疏請赦卜中有我朝非講讀史職亦得典機務之語。上覽奏不悅曰所奏言非講讀者今爲誰其指實奏聞夢龍等因惶恐陳謝言其一時敷陳實據所見言之非敢妄有指擬。上曰此奏原非爲國第欲窺測沮間耳各尋俸有差。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輔政時。上漸有疑嵩意密諭階舉堪輔政者階密請斷自宸衷。上特命煒入閣。

按入閣之命止稱某辦事而已此稱輔政最隆之也亦將欲去嵩意也

四十一年三月加徐階少師兼支大學士及尚書俸袁燁加少保以萬壽宮成也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嵩于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擅私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六部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

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賕賄爲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若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袁州乃廣置良宅於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虐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於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耶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

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畱侍養令其子鵠扶襯南還世
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妾屢撫高歌
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抉其目矣至於鵠本豚鼠無
知習聞賊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
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空則世蕃威權
太盛之所煽嚇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爲人臣
克橫不忠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圖報而
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斁法亦宜令休退以
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卽斬臣首以謝嵩父子無
爲言官欺枉者戒 上曰嵩小心忠慎祇順天時力贊

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旣多年矣却一念縱愛悖逆
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
仍令馳驛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疏內有名各犯錦衣
衛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禮二
部其擬官以聞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凶
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
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
諮之徐階嵩不與聞故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
議以應龍爲通政叅議下世蕃等於法司擬罪嵩上疏

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誠恩佑逆邪
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一十餘年矣念此忠
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瀆救嵩惶恐不敢復言乃自
引咎請卽重譴詔如前旨致仕於是法司坐世蕃烟瘴
衛分鴻鵠龍文邊遠衛各克軍年錮於獄俟追世蕃贓
完擬罪詔俱如擬特宥鴻爲民蓋 上猶念嵩故也後
項治元逮至瘦死獄中潘鴻業嚴冬俱論克戍
藍道行山東人居京師精扶鸞之術 上聞召試之專
多奇中授以太常博士每有疑事則密封焚之使之扶
答是時天下民窮財盡 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

貪安民乃封諭焚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 上復
以九卿歷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 上
疑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密書云世蕃惡毒上
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詭作仙筆報
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
欲俟外遣戮爲齏粉耳 上心益動世蕃聞之大懼以
白金七萬賂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不受曰
聖諭密封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能預也况神誠一
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答阿私爲庇之理於是鄒
應龍劾世蕃貪狀世蕃遂以前金賂宦侍佯言應龍豈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車自
敢說世蕃皆道行暗傳箕言與御史知方敢上本
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治罪時世蕃黨鄔懋卿爲
刑部侍郎萬宗爲大理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陰
許道行扳扯徐階乃召他司心腹員外方來崇取問時
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說是徐階在直窺
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鄔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汝
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竟不答一言道行出遂大言曰欲
除貪官自出 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劾貪罪自是御
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天理安在聞者咸
爲不平懋卿萬宗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送

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克軍道行坐造妖言律斬繫
獄

八月徐階等奏內閣辦事舊用三員或四員近嚴嵩致任
乞 皇上簡命一員與臣等共圖贊理 上不悅曰卿
等知有同心輔政者何不具聞階等惶恐謝不知不敢
妄對 上意乃解

四十二年正月 上問徐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
階言知臣莫如君 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
鑑第此官位高地近不專有才須得平正謹實之人乃
不敢憑藉僨事 上曰知臣惟有堯舜與我 太祖耳

若嵩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理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又言嵩才足輔政初入皇上用之未爲不可乃怙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復狼貪特異常人致負聖恩昔堯用四克後皆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以罪誅 皇上於嵩真與帝堯 太祖先後合轍茲乞簡自宸衷降勅宣示以協正理以崇主權 上諭曰四克惟庸之類非堯與 太祖之不知彼不終慎耳然堯與 太祖尚且如此後世生長宮中者安及萬一能無誤事耶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戕民耳階又言自古人心難測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此知人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人以櫻之深情隱慝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用者不至倖畱不下堂陛而周知天下之情嵩縱子病國戕民誠如聖諭使蚤有人言豈至此甚故凡人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者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善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不利歸朝廷臣愛朝廷重於愛身故輒及此 上嘉納之

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符及各宗秘法 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卽

鐵柱宮延道士田玉等爲上建醮祈福玉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上之

九月嚴嵩疏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上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四十三年八月進徐階袁煒並建極殿煒加少傅

十一月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

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克禱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蚤正刑章以絕禍本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問潤聞命馳至九江收世蕃龍文等因檄袁州府細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因欲徧收惡黨言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男嚴鵠家人嚴珍一等爲爪牙窮凶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祝聖之寺爲家

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祥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亘數十招四方之亾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諺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羣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斟左舞荒淫無度汗皸綱常而

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踰二千納叛亾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於內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收故郭寧三劉相誼洪斗文樊錦段回鍾福秀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汗婦女府縣擒獲招申明據其家人壽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蕃不法與逆濠無異且包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藩典棋妄懷異志世蕃受賂實主其謀及世蕃旣逐典棋索還原賂世蕃復計殺

索賂之人是世蕃之陰結伊藩何異錢寧輩之交通宸濠乎以一人之身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寵絕百僚公然欺主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嵩乃朦朧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復留在家以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公議茲非嵩之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伏乞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上怒併世蕃等俱下法司鞫訊

四十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黃光昇等會鞫嚴世蕃等成獄讞之言世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朝廷之威刑乃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國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斂貨於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垣必先科剋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卽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還送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
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
直徽州人與羅龍文有舊送十萬金世蕃所擬爲授官
凶藩典樞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聖
神威斷或徙或誅雷霆不測幾至縱賊殃民貽憂宗社
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於醫官彭孔邪謀謂
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廩廨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制擬
王者又以楊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縱
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佔民產罔奪商利諸所專擅僭
越淫佚克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謫成雷

州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望足跡不至戍所龍文
亦自潯州逃歸相與謾言詛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凶
命姦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
治宅爲名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
餘人專令報讐殺人懾制衆口至於蓄養奸人細作無
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聚汪
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於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
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而世蕃子紹庭以
帶俸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詞伺嚴嵩溺
愛蔑法留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僞辭奏祈釋戍欺罔不

忠莫此爲甚所據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缺望誹上尤
爲不道請同龍文俱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
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
楊州地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
間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
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亾叛等情與
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
屋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
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
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興
以實聞於是光昇等復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俱
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得
旨是逆情旣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卽時處斬所盜官銀
財物家產令各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官毋
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卽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
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爲民餘黨逆
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
法制始不問已而江西撫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
其蔽匿奸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嚴氏工
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家奴嚴進壽等

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初法司奏上世蕃獄詔籍沒其貲產解部濟邊至是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及珠玉器皿各色段幣盡送內庫備賞賚供用今內藏鮮儲請如前例上詔戶部嵩國大蠹其贓銀宜以一半官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如無於林潤并撫按有司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富於是戶部先進在京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珠五十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該庫驗收仍令江西楊州二處贓物速行追解

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逆犯嚴世蕃江西家產金三萬三千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箱玳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絲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若珍珠寶石併諸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及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羅龍文家財銀十四萬二千二百餘兩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

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畱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宗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寬同知趙廉等朋比爲姦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世蕃雖正典刑而高尚爲逆本惟聖明裁斷上曰高尚已處置矣萬宗等依擬田產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畱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爲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徇情作弊所值價不及十之三其令籍送戶兵二部稽考

餘俱允行已竊應樞以寄頓侵匿各遣戍

少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煒致仕尋卒煒字懋中慈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及第授編修遷侍讀尋簡撰文甚稱上旨自是眷遇日隆歷官禮部尚書入閣前後恩賜近臣中鮮有其比至是引疾歸行至安山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少師謚文榮一云煒受世蕃金力疾爲之圖維上令致仕去

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時階屢請添補閣臣上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言羣臣才品無迹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

在上猶得馭下之要也 上然之乃用訥春芳

十一月嚴訥罷

四十五年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

李春芳進吏部尚書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高拱不忠二事一言拱拜命之初卽以直房狹隘移家屬於西安門外夤夜潛歸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不籲天祈祐冀獲康寧拱乃私運直房器用於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爲何心高拱疏辯曰臣蒙 皇上隆恩進

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四重爲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榮幸以爲奇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私出 皇上試問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在職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卽移回相率以爲故事乃誣臣移之出外尤爲不根今臣日用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嘉前此本無怨於臣每見亟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

臣才德淺薄不堪重任若只以不堪論去宜也而爲攻之不力則去之不果遂爾汗蠟不遺餘力本忌臣之入直而反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匪才情態反覆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旨令拱供職如故按應嘉傾危之士時、上體久不豫而拱本 裕邸講官應嘉畏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會 上病未省不然禍且不測拱自入直擬玄與徐階意頗相左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釁隙愈構互相排陷小人交構其間幾致黨禍應嘉一疏啟之云

隆慶元年二月詔加李春芳郭朴少保高拱少保武英殿

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

先是胡應嘉旣論高拱及吏部考察庶官應嘉復劾尚書楊博考察不公徐階郭朴擬旨黜之於是臺諫諸人疑其意出於拱修故怨脇階以黜應嘉語侵拱且言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爲國巨蠹章俱下所司階奪於衆論乃改擬應嘉調外任而拱又疑歐陽一敬之疏謂階主之兩人之隙深矣拱上疏言往時應嘉劾臣親侍郎李登雲不數日而卽入閣以此相防遂謂臣不樂直贊移家具以出賴 先帝洪慈不加誅譴而應嘉一

擊不中相防愈深臣亦時謹避之矣乃應嘉去官而一
 敬論臣蓋一敬應嘉密友應嘉去一敬恐不得自安遂
 明爲此言挾臣以自固其言應嘉所奏一敬實與謀可
 知矣至謂臣奸橫比之蔡京誠何據哉近日人情不一
 國是紛然卽無一敬之論臣亦欲乞身而况有此論乎
 古人云大臣不重則朝廷輕使傳之四方謂真有蔡京
 在位臣不足惜豈不取朝廷輕耶 上報曰卿心行端
 慎朕所素知茲方切眷倚豈可因人言輒自求退宜卽
 出視事不允辭

南京御史李復聘等劾奏高拱奸惡五事請罷之 上以

其言不實切責復聘等令拱安心供職

給事中李貞元劾奏高拱剛愎褊急無大臣體外姑爲求
 退之狀而內懷患失之心屢劾屢辯屢畱屢出中外指
 目轉相非笑非盛世所宜有願亟賜罷免或特加優禮
 以示曲全有旨責貞元瀆擾拱不自安力請去位 上
 慰畱之

三月加徐階少師李春芳郭朴高拱少傅陳以勤太子太
 保張居正禮部尚書

五月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主之乃疏論階
 險邪貪穢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欲建儲階堅執不



可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 上意又
 與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
 視事於是階疏辭言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及謂父
 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辯至以建
 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為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於時恐啟
 他釁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純孝曾懇懇為 先
 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入亦何待臣
 之辯而後明也獨以父子蒙恩叨逾已極履滿處盈昔
 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慰留之春芳亦

具疏乞休 上亦溫旨答之於是給事中陳瓚歐陽一
 敬等御史凌儒張櫟等交章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指授
 宜置諸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
 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
 類其罪又浮於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自
 引咎輒復逞辯以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
 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
 深等各奏康妄言 上納其言乃降康二級調外而諭
 畱階始康疏上科道諸臣集闕下相唾罵之一敬尤不



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一敬互相指爲和黨譁然攻訐
無復忌憚至於康疏雖妄然上旣已洞察宜候聖斷
乃舉朝騰疏攻之亦非政體識者非之

高拱懇疏乞休許之時九卿大臣及南北科道官紛紛劾
拱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詞不勝憤輒目爲
大克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劔誅拱以必去拱爲快
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倣效卽不言衆共趣之大抵
隨聲附和而已拱旣稱病乞休疏屢上上爲遣醫診
視宣諭賜賚恩禮有加焉拱終不出求去益堅上知

不可復留乃報許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
行人護送

九月御史龐尚鵬論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上以朴
先朝舊臣雅稱慎靜尚鵬言妄不聽御史凌儒復言朴
往居父喪奪情赴召爲士論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耄
殆且死不思乞歸終養傷敗風化於是朴求去益力章
三上始得允致仕朴爲人長者方徐階高拱兩人相攻
朴與拱同鄉頗懷不平及拱去尚鵬等遂併劾朴云
二年正月進李春芳少師建極殿陳以勤少傅張居正少
保並武英殿

給事中張齊疏劾徐階其畧言階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
土木皆階所贊成及 世宗上賓乃手草詔歷數其過
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
敗卒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大節已久虧
矣比者各邊告急 皇上屢屢宣諭階畧不省聞惟務
養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 陛下
上曰徐階輔弼首臣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肆
意詆誣姑調外任用

徐階疏言臣奉職無狀致遭人言孤負天恩慚悚無地據
齊所論除脩撰玄文雖先後同事不止一人然臣既
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燬臣因見 先帝宸居
無所聖衷焦勞又係 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
實不能諫止亦無所道罪其餘三端則於臣之職掌未
合於臣之心事未亮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臣不容無辯
我朝革丞相設六卿兵事盡歸之兵部閣臣之職止是
票擬非若督撫等官親臨邊塞幹理戰守之具也如齊
所奏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行而臣等恭遇 皇
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徠去冬會議邊防
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乃在邊臣非臣等
所能代爲也今如齊奏必當使閣臣臨邊若宗祝之舍

樽俎而代庖歎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者也輔臣草詔是謂代言前歲先帝所頒遺詔草雖具於臣手然實代先帝言也臣於時欲於文字之間成先帝之盛德贊皇上之新政是以有益愆成美端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先帝之失也當遺詔之開讀也百姓萬民莫不感動號哭頌先帝之聖增遺弓之思此在皇上可訪而知也然則臣於先帝爲毀與爲忠與斯則於臣之心事未亮者也臣與嚴嵩同官其序在先其齒又長彼所行事臣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多其後事敗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於外三法

司錦衣衛按公法以擬議於中先帝秉公道以主張於上或親洒宸翰或親批章疏於時嵩父子之獲罪又何待臣攻之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職掌心事大義之所存不容不白故敢不避瀆煩披瀝上奏伏乞聖明削奪以謝言者上令卽出視事不必再辭七月徐階再上疏乞休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歸有司歲給人夫八名月給廩米六石仍賜階勅諭特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諳達政體力勸上畱階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宴勞賜予之隆一如楊廷和故事稱優備云

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愷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郝杰
 等各上疏請留徐階 上俱報聞已而左都御史王廷
 等遂發給事中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時
 有鹽商楊四和者故與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
 還為言恤邊商革餘鹽等數事皆窒礙難行為徐階所
 格而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父索金踪跡頗露齊內慚
 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為贖亂無狀宜正典刑 上以
 齊既受財枉法令錦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
 送鎮撫司鞠實以聞

二年南京給事中王楨等論李春芳以親老求去再疏即
 止因緣為弟改官冒恩非分且言其父居家不檢春芳
 不能辭責 上切責楨等輕率妄言誹謗輔臣有失國
 體始賞其罪春芳上疏曰臣自隆慶二年以來乞休數
 四未蒙俞允及今年二月偶感屺疾復再疏乞骸 皇
 上親洒宸翰鑒臣忠實臣用是感激捐軀不敢再瀆乃
 請改弟職送母南歸若責臣以知止知足之義臣復何
 辭何至以臣不能勇退詆及臣父第念臣惟知君命之
 當遵而不知人心之難測惟知親意之當順而不知物
 議之隨騰自蹈機穽其誰敢尤伏望鑒臣孤踪危懼即
 日放歸田里以作言官彈擊之氣示在位深曠之警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上報曰卿輔弼元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人言
輒求休致宜卽出安心供職所辭不允

八月命禮部尚書協詹事府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貞吉復於講筵陳謝以上曰卿
其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紀綱邊方
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 皇上主
張於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 上然之

十二月起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拱辭不允
命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俱免奏事承旨

四年二月先是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
人給事中楊鎔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曰臣以無
狀忤貞吉積憾於臣不得已而乞休與他無故求去者
不同先是嘉靖四十年議歲出入戶部左右侍郎一人
駐薊鎮總理糧餉時貞吉爲戶部右侍郎當行執不肯
往衆乃舍貞吉竟以臨事避難吉被劾罷去疑臣使之
其私憾於臣一也去年 上采輔臣居正議將行大閱
貞吉乃倡訛言挾三輔臣與之異議其私憾於臣二也
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寶田世威及趙崙等輕重任意
以臣等不能阿從呼名大罵其私憾於臣三也貞吉欲
更營制臣謂 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而廷臣集議皆

如臣言其私憾於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兩全乞罷臣
以謝貞吉貞吉疏辭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
十餘日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
何與臣方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
虜警暫緩旬日尋卽舉行此時臣初入閣第附名疏未
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彼皆人傑也何至爲
臣所誘趙尙失律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而與副將
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
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鎔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
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蓋自知賍私狼籍不爲

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慮干犯不韙之名造無
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員近臣義深責重必待
辯明然後請骸骨耳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仍明
諭朝堂爲人臣者無若冀以貪被劾不知引退肆詆近
臣以傷國體也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讓冀令間住而

慰諭貞吉

趙貞吉再疏乞休言 上初御極徵用海內人士獨拔臣
於衆人之中而寘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一遇也顧
臣匪適用之才無以仰副錄用之意入閣數日卽有未
同功罪之擬數月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諗訛

以致被詬紛吹臣以自悼生悲而傷其寃又以他防生懼而損其鬼惟上念臣孤危察臣哀懼比照近日尚書愷都御史廷例俾得生還以見丘墓有詔勉留已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冀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楊鎔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稱簠簋不飾之義且尚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上手詔答曰卿廉直老成忠誠任事豈可以人言求退其卽出輔贊以副眷倚毋再辭是日鎔辯疏亦下置不問

六月李本奏復姓呂從之

進李春芳中極殿高拱建極殿趙貞吉太子太保

七月陳以勤四疏乞致仕上察其誠懇優詔許之仍加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輿廩以勤子編脩于陞請送父還鄉許之

十一月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橫以議改京營爲變亂奏保嚴清爲欺罔又謂考察科道時貞吉憤已不與始倡遊言妄爲歸咎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至於得旨會同遂逞胷臆稍涉親故卽巨蠹元兇極力救解曾經觸忤卽端人讜論恣意詆排使與大計必且嫉違貞良修復嫌怨非所以飭吏治重鉅典也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

奉公孤立夙夜屢招物議嘗求致仕未蒙俞旨彼側目於臣日思擠排五月內乞歸展墓未得方擬再疏會以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虜警臣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畢大祀禮成計披悃誠辭未及撰而韓楫之論劾又至矣夫楫言官也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爲公朝扶持正論乎抑爲私門排擊異已乎疏內毛舉數事皆先奉旨處分臣不敢瀆辯但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科道考察一事與高拱之意不合蓋拱欲藉手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冒死陳情以阻其謀旣不得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楫謂

臣極力救解恣意詆誹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考察數果何人以此言告之乎臣欲沮拱之報復今乃反謂臣欲爲報復之地可乎楫又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旣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任負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植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勢以至於

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
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以樹衆黨使後
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爲例 上手
詔令貞吉致仕賜馳驛歸

高拱上疏乞罷言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荷恩起
用以原官掌部事是時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命臣
與貞吉同出入且將一載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昨奉
聖諭考察科道貞吉捧讀亦舉手加額曰此聖政也奉
行者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合 上意其時欲臣邀與
共事此時臣亦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疏請與都察院

同舉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遂有請止考察之
疏及臣得請貞吉卽同臣入部竣事亦未嘗有一言之
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貞吉遂以此爲辭夫考察
科道聖諭也在 上心必有獨見豈故假臣以報復之
地耶又豈臣之力敢請乞於 上以遂其報復耶此聖
心所明與臣何預况今考察事畢久矣曾否報復其事
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無庸
辯也至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不知臣曾壞何法縱
肆何事如其然國家自有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
下自有公論安可厚誣臣亦無庸辯也臣自入朝每

見縉紳談及貞吉率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為
 解曰貞吉剛直慷慨又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擊以
 故人言少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為知己乃今以韓楫之
 奏果為臣則前給事中張鹵御史王友賢等皆曾有言
 又何為乎其理自明臣亦無庸辯也獨念臣與貞吉同
 官翰林三十餘年頃又同在內閣同受簡用分掌部院
 事朝夕相與乃誠意不能感孚其心一旦憤激若此則
 臣之薄德不亦甚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
 大權但臣本庸劣分當引退不當但求解權而止願特
 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國家用人允當而德薄

位高力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顛危矣 上曰卿輔
 政忠勤掌銓公正朕所眷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即出安
 心供職不允辭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殷士儋為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辦事

晉張居正少傅建極殿

五年五月李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

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曹銑護行命有司月給輿
 廩

漢陽知府孫克弘者徐階同邑人也遣其家人孫五至京



師或妄傳爲階所使給事中韓揖宋之韓相與計欲尋
端批根以中階五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臥內襲執之
大索資裝求階事爲左驗而五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
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謂階子璠等侵盜本府起解
錢糧各坐以不法并盡捕階家人畱居京師者襍拷治
之御史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究其事執五等送法司因
奏克弘夤緣陞遷當罷黜狀并極言詆階於是克弘坐
革職閑住而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踪跡階事爲奇貨矣
十月御史趙應龍論劾殷士儋因太監陳洪夤緣入閣士
儋疏辭 上慰畱不允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士儋始

進不正求退不勇大畧如應龍言於是士儋請益力始
允致仕賜給路費銀兩鈔幣馳驛以歸仍令有司月給

輿廩

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繁重請簡命賢才共圖治理得旨卿
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六年正月進高拱中極殿張居正少師

三月給事中曹大埜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 陛下
聖體違和大小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
家刑部侍郎曹金飲酒作樂視 陛下之疾若罔聞知
不忠一 東宮出閣講讀拱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

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 東宮無人
臣禮不忠二自拱復用卽以復讐爲事昔日直言拱罪
如岑用賓二三十人一切降黜舉朝善類一空不忠三
自拱掌吏部其不次超擢者皆其親戚鄉里門生故舊
如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侍郎
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卽超陞通政其
他不可勝紀不忠四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
塞言路任其所爲故每選授科道卽先於部堂戒諭不
許擅言大臣過失上蔽 陛下耳目以恣其奸計不忠
五今科道多拱心腹凡 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奏

至拱罪惡皆隱晦不言故內外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其結黨爲惡不忠六昔嚴嵩止總理閣事未嘗兼
吏部之權今拱久掌吏部不肯辭退用舍予奪皆其掌
握陞遷去留惟其所欲在外撫按之舉刺不計在朝之
清議不恤故其權之重過於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
類甚於嵩其專權放恣不忠七昔嚴嵩止其子世蕃貪
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如副使董文宗餽六百
金卽陞河南叅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八百金卽取爲
東宮侍班官其他暮夜千金之餽難以盡數故拱家新
鄭屢被盜劫不下數十萬金賍跡大露人所共知其因

權納賄不忠八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
順路楷乃阿嵩意誣鍊勾虜虛情竟殺之人人切齒痛
恨陛下卽位大奮乾斷論順楷死天下無不稱快拱
乃受楮千金強辯脫死善類忿怒不平不忠九原任操
江巡撫吳時來先帝朝抗疏論嵩今所謂忠臣也拱
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原任大學士徐階受先帝命
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
地至於太監陳洪之間住出自陛下獨斷天下皆知
其明拱思昔致仕時與洪密常諷令言官欲爲報復是
黨洪而謂其不當去也俺答歸順惟陛下神威所

拱乃揚言於人曰此非國家之威乃我之力也歸功於
已不知上有陛下設使外夷聞之豈不輕視陛下
哉不忠十請如先帝處嚴嵩故事特賜罷黜別選公
忠之臣以掌吏部以協理閣事則陛下雖靜養宮中
而天下有泰山之安矣上責大莖妄言命調外任
高拱上疏曰臣以涼德謬膺重任奉職無狀以致人言引
罪負慝安敢置辯但其中有上關大義下關名節者不
敢不明其說前月聖體違和臣與同官張居正日夜在
朝相對踈踏至廢寢食直待聖體就安乃始還家臣與
曹金舉行婚姻之禮亦在聖體大安之後其日月可按

也。東宮講讀閣臣雖有提調之責而隨侍左右則會典未載禮部未行題請是前此所無也臣既不敢擅自入侍而心不自安所以有五日一叩之請蓋於舊日所無之事有加而非於舊日之事有減其事例可稽也俺答款順臣實與居正爲。皇上始終謀畫力贊其成以少盡臣子報國之心既屢荷溫綸嘉獎重賜陞廕臣等力辭竟不敢居其功而今謂臣歸功於已此聖明所洞鑒也自。皇上召臣還閣兼掌銓務臣卽慮操權太重恐致顛危去歲辭免數四皆不獲請更蒙褒賚臣乃感激恭承竭力從事至今春復具辭疏以。皇上方在靜

養不敢煩瀆而今謂臣專權不肯辭退亦聖明所洞鑒也此皆上關大義也臣謹述其實如此臣拙愚自守頗能介潔自來門無私謁片紙不入此舉朝縉紳與天下之人所共明知副使董文宗資望已深是臣推爲參政宮僚必慎擇年深老成之人而侍郎呂調陽等皆是皇上日講官不敢動侍郎張四維資望相應是臣與居正推爲侍班官乃謂文宗魏金六百四維魏金八百果何所見又何所聞而不明言其指證乎隆慶四年臣會審錄見路楷獄辭與律不合擬作有詞其後一年法司擬作可矜與臣無與臣家素貧薄至今猶如布衣時人

皆見之曾未被盜則所謂劫去數十萬金者誠何所據
此皆下關名節者謹述其實如此至於其他指摘與臣
謀國之忠偽執事之敬忽用舍之公私恩怨之有無皆
昭然在人天下自有公議臣無庸說也但臣力小不足
以勝重望輕不足以服人既經言官論列理宜引退幸
特賜罷免 上慰留曰卿忠清公慎朕所深知妄言者
已處分矣宜安心輔政以副朕眷倚不允所辭
九卿諸大臣楊博等及給事中維遵等御史唐鍊等各上
疏請留高拱 上俱是其言

四月給事中程文言輔臣拱竭忠報國方萬世永賴不可
一日無劉奮庸曹大埜潛構奸謀傾陷元輔有乖國體
罪不可勝誅宜示遠竄或加罷斥章下吏部拱既視事
乃覆言奮庸嘗供事潛邸効有勤勞大埜年少輕銳亦
係言官未足深咎請宥奮庸復大埜職 上不許曰此
曹朋謀誣陷情罪可惡宜重治如法以卿奏姑從寬大
埜如前旨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以大埜判乾州奮
庸知興國州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

享和癸亥

